

# 搬出昆仑山，“白地”变“彩地”

## 新疆最大易地搬迁安置点的脱贫故事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叶城县阿克塔什镇，地名译为“白石头”，是新疆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2017年以来，近1.4万名群众从更苦、更穷、更险的昆仑山腹地搬迁到这里。怎样让他们在这里住下去、富起来，成为当地脱贫工作的考验。

三年来，他们平整荒漠，建起成片安居房，还配套兴建了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在“白地”中建起建制镇；他们开垦土地，引进企业，产业全面发力，给每个搬迁户找到一条致富路径，居民人均年收入近万元。

### 搬出“新牧民”

宽敞明亮的厂房大棚里，一台饲料拌料机轰鸣着。

58岁的阿布来提·依西木身穿工作服，戴着口罩，一边铲着青贮饲料，一边指挥工友向机器喂入干草、精料等——作为拌料组组长，他对每一份料都特别上心。

阿克塔什镇搬迁户以前大多是牧民。搬到这里前，养了一辈子羊的阿布来提，从没想到过有这么一天，会以这种方式养羊。

“以前养羊就是割草喂，山里放，多少辈都没变过。”阿布来提说。昆仑山里苦，风餐露宿是常事；山坡陡怪石多，他经常听说有人在放羊时掉下山崖摔伤。

辛苦与危险却换不来好日子。家里10来只羊，每年生七八羔，吃一半卖一半，不过4000多元的收入，仅能维持生计，想发展其他产业几乎不可能。

破困局还需挪穷窝。2018年，阿布来提一家从叶城县乌夏巴什镇搬到阿克塔什，与大山作别。

为顺应搬迁百姓的传统生产习惯，阿克塔什在建设之初便引进一家现代化的肉羊良种繁育中心，阿布来提和60多名工友变身“新牧民”。

易地搬迁，让搬下来的老羊倌，添了好些新笑容。

### 种出新生活

又是一天清晨，40岁的麦麦提·多来提来到温室大棚，操作电机设备，打开覆盖在顶棚的黑色保暖棉层，检查西红柿长势。

麦麦提是叶城县柯克亚乡2村村民，倒腾蔬菜是他曾经的营生。一年下来仅有的收入，连养活一家6口人都很困难。

山里生活质量也不好。“以前吃的主要是土豆、洋葱，绿叶菜山里人没怎么见过，不会种也不太会吃。”麦麦提说。

搬出来，他们才有了跳出贫困的希望。依托叶城县这个市场，阿克塔什镇改造3000多亩沙化土地，建成28座现代化温室大棚，1300多个普通的拱棚，向贫困户、困难户免费发放，发展蔬菜种植。

今年5月，麦麦提承包了10个拱棚，种了辣椒、西红柿等多种蔬菜，7月又以每年5000元价格承包了一个温室大棚，种上反季节蔬菜。种菜加上其他收入，麦麦提一年进账超过6万元。

在麦麦提的温室大棚隔壁，阿依吐尔逊·

阿布都热西提的大棚里，三角梅、长春花、百合花等争奇斗艳，年仅19岁的她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种花能手。“把花送到县城巴扎上卖，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卖4000来元。”

“这些天我正在考驾照，想买个车，将来还想开店、考大专、考本科。”阿依吐尔逊说，易地搬迁，给了她追梦的力量。

### 闯出小梦想

走进阿克塔什镇产业园一间制鞋厂房，25岁的布艾吉尔·艾木都拉身着黑色西装来回巡查，时不时停下给工人做示范。

搬出来以前，布艾吉尔只能守着5亩地过活。山区天凉地薄，种下的小麦、玉米只够家里4口人的口粮，套种的10来棵杏树倒是能卖点钱。“一年最多赚个两三千元，想逛个巴扎都难。”

没产业、没技术曾是制约南疆不少县市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让越来越多农牧民“有事做，有钱赚，有奔头”。

如今，在阿克塔什镇这块“白地”上，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产业园拔地而起，已有9家企业入驻。

“现在我每周都会打车去县城逛一次巴扎。”现在的布艾吉尔靠过硬的技术升职为小组长，管理着20多名员工。

在安置点另一侧，当地政府建了青年创业园，给每个人驻商户发放5000元创业补贴。

33岁的依力亚斯·麦麦提的电动车修理店，刚刚开业两个多月。

“虽然刚开业，但每天也能赚200来块。”依力亚斯说，修电动车是搬来后新学的，“有技术，搬到哪都不怕。”

### 托起新希望

走进努尔艾拉·艾麦提亚孜的客厅，一张转角沙发、一张茶几、一台电视，墙上挂着三片仿画框的暖气片。

“房子是两室一厅，62平方米，搬来时已通了水电气、网络。”努尔艾拉说，搬来时是拎包入住。

一举告别漏雨透风、时常受洪水或泥石流威胁的土房子，固然让努尔艾拉高兴。更让上有老、下有小的她高兴的，还有搬迁后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以前乡里小学是土坯房，又临近山脚，一下雨就闹水患。努尔艾拉说：“一年有近一半时间在停课，怕洪水把孩子冲走。”

阿克塔什镇2019年建成镇小学，1900多名应入学儿童全部免费入学。

“现在学校什么都有，也不用在书包里带水、带饭了。”努尔艾拉说。

搬出来前，缺医少药，乡卫生院只能治感冒之类的小症。

现在，离努尔艾拉的家仅5分钟路程，便是叶城县中医（维医）医院阿克塔什分院。“特别羡慕这边的老人，不用担心没地方治病，大一点的病也有救护车来接，半小时就能到县上的大医院。”

（记者许晟、马锴、阿曼）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 贵州印江：『文明储蓄所』的『正负清单』

“洗发水、大米、食用油，用积分兑换的这些物品很实用，主要是积分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形象。”在社区“文明储蓄所”超市里兑换物品的张江凤，很看重自己家的积分。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乡村和社区建立“文明储蓄所”，围绕村民、居民日常行为建立清单，以“积分制”方式管理，并将积分进行结果转化，分数为正可兑换物品，分数为负则在评优评先等方面相应受限。

张江凤的家在印江县兴民社区，这里是印江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党支部书记熊江说，为了让搬迁群众适应城市生活，社区最初通过举办讲堂讲座等，引导大家改掉不良习惯。一段时间以来，横穿马路、焚烧垃圾等不文明现象有了很大改观。

特别是“文明储蓄所”建立以后，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的节奏加快了。“社区建立‘文明储蓄所’以来，已经吸收了1000多户。”熊江说，积分管理不断激发搬迁群众由村民向市民转变的动力。

根据积分管理办法，印江围绕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公益活动、移风易俗等，以100分为基础分，制定12个加分项目、12个减分项目、4个一票否决项目，形成了正向加分、负向减分的“正负清单”。目前，全县已建立10个“文明储蓄所”推行该办法，纳入管理的村（居）民超4000户。

积极参与产业发展，有一个以上主导产业的加20分；积极参加公路养护、亮化工程维护的一次性加10分……记者在印江县农村社区走访，村委会、居委会办公场所随处可见这样的评分细则。

对加分项目进行明确的同时，减分项目也有相应规定。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有失学或者辍学的一次性扣20分。

对于积分的管理，印江推行“一户一存折”“一事一积分”，将村民、居民的积分存起来。记者在印江县朗溪镇三村村采访时，驻村第一书记任林介绍，每个“文明储蓄所”设立一个超市，每个季度将积分用于超市商品兑换，一分可以兑换价值一元的商品。

翻开村民的“文明存折”，上面标注了户主姓名、存折账号、积分数量、支取方式等内容。三村村村民普遍感觉到，村里有了“文明储蓄所”，大家无论在家还是出门，都会更加注意文明礼貌。

村民任菜蓉说，村委会办公室有积分管理台账，家家户户都重视日常的表现，积分越多越感到光荣，谁都不愿意自己家的积分是负数。

记者在三村村走访发现，村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里道路宽敞明亮。任林说，村民不仅把自己住的居住环境治理干净，门前的公路也都会主动管理，这是近年来村里能看到的喜人变化。另外，村里有集体活动大家都积极参加，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都很快“小事化了”。

（记者汪军）新华社贵阳电



## 一场趣味十足的高原农民运动会

▲11月29日，农牧民运动员在拔河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11月29日，一名农牧民运动员在抱石头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当日，为期三天的西藏山南市扎囊县首届农民运动会在扎囊县体育公园进行。抱石头、套麻袋、抛绳跳绳等多项趣味十足的运动，吸引了来自扎囊县5个乡镇）、62个行政村（居）的450多名农牧民运动员参加角逐。每年冬季，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西藏农民进入农闲时期，当地农牧民就迎来了一年难得的休闲时光。

# 两个“马海龙”，脱贫路不同

过去，“不适合人类居住”就是“95后”东乡族小伙马海龙所住山沟的“标签”，他一度认为这就是命。而在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陇南山区，另一个名叫马海龙的年轻人也曾经这么想过。

在东乡族小伙马海龙的家乡——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光秃秃的梁峁把30多万群众阻隔在大山深处。

在他家居住的布楞沟村，山旱地广种薄收，行路、吃水、住房等都曾是大难题。房前是山，屋后是山。一样的日升日落，不同的穷困光景。

“90后”青年马海龙家住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村里人被“割制包围”在几条烂泥沟里，挂在梁峁上的薄田产量一直不多。

村里人吃得糙，住得舜。

原来，马海龙家仅有两间破屋，夏季漏雨，冬天透风。他早习惯了蜷在炕角学习。

贫困程度虽相似，但精准施策却各有侧重。

7年来，东乡县启动系列帮扶措施精准“把脉”，将妇女小额贴息贷款、惠农贷款等“小水滴”汇集成产业发展的资金池。有关单位捐资数千万元修起的硬化路通到了布楞沟，清洁的自来水也顺利入户。

手握惠农贷款，住上新房的马海龙终于能“沟里养羊，沟外贩羊”。这两年，他还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做了主管，把家乡特色食品油馍馍销往山外。

如今，布楞沟也从“穷出名”的小山沟，变成远近闻名的摘帽村。

最近，作为甘肃最后8个未脱贫县之一，东乡县正式脱贫摘帽。至此，甘肃75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元古堆，另一个马海龙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改变命运”。2012年，苦读多年的马海龙终于能到省会兰州的大学念书“圆梦”。

此后，家乡的新事一件接着一件。在政府和相关单位帮扶下，烂泥沟“退休”，硬化路“上岗”，挑水扁担进了陈列馆，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新建的小学、卫生室、敬老院等拔地而起。

2013年夏天，政府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援建的5间新瓦房，终于让马海龙一家安居。只要放假回家，马海龙就扫院擦窗，拾掇卫生。现在，马海龙已是渭源县第二中学的一名教师。今年初，渭源县已正式脱贫摘帽。

目前，甘肃已动态消除义务教育辍学现象，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县乡村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空白点”已全面补齐，有49.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入新居。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任燕顺介绍，7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后，甘肃将继续做好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防止返贫等工作。

（记者程楠）新华社兰州电

## 消失的猎人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扎尕那村，曾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身穿藏族传统服饰，手握猎枪，身影穿梭于林间，追逐着猎物的踪迹。

他们是当地村民，也是在山林里讨生活的猎人。

今年56岁的次日扎西，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打猎则是不得已的选择。扎尕那山高林密，动植物资源丰富。但在过去，半农半牧的藏式田园生活，并不足以填饱所有人的肚皮。

为了谋生，许多百姓拿起土枪钻进山林。从此，牧民也是猎人，农户也是猎户。

夏季则成了狩猎季，狼、狐狸、盘羊等动物都出现在猎人的心里。

次日扎西也不例外，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就知道如何狩猎：打枪要“三点一线”，在猎物出没的地点放置陷阱，要站在猎物的下风口……“不打雌性猎物，也不打受伤的猎物，要遵守大自然的规矩。”

17岁时，次日扎西第一次单独狩猎。那是冬天，他穿着厚厚的藏服在自家牧场放羊，突然发现雪地上有盘羊的蹄印。他摘下帽子，循着蹄迹进入林中，穿过白雪皑皑的林海，弯着腰走了快一公里，在一棵树下发现了猎物。

举枪，上膛，瞄准。随着一声枪响，猎物倒地。猎物的皮毛作衣，骨肉果腹。猎户的日子很辛苦，不仅要防范动物的袭击，还经常白忙一场，有时冒着雨雪穿山越岭追踪猎物，到头来枪支哑火。算下来，狩猎十之八九都会落空。

次日扎西回忆，打猎多了，动物都怕人，见人就跑。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国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更加完善，以及对枪支更加严格的管控，猎人从山林回到了田野和牧场，身影逐渐在时代的浪潮中淡去。次日扎西也回归到半农半牧的生活中，并且发现了新的“猎物”。

2013年，次日扎西当选村里的村委会副主任，“贫困”进入了他的准心。过去，扎尕那村的道路是一条条狭窄的土路，车辆无法通过；村民住着低矮的藏式房屋，有的年久失修；增收效率低的农牧业依然是主要产业。发展旅游产业成为当地脱贫的主要手段之一。藏族风情浓郁的扎尕那本就旅游资源丰富，同时随着退耕还林等政策的不断实施，生态环境也日渐向好。

于是村里的干部群众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一起修路铺路，改善基础设施。在大伙的努力下，宽敞的硬化路连接起村庄和外面的世界，一座座藏家乐拔地而起，村里满是两三层的小楼。每到旅游旺季，游客纷纷来此体验藏式风情，扎尕那村热闹了起来。

“打猎和脱贫致富一样，都需要目标、耐心和毅力。”次日扎西说。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扎尕那村群众自主经营主体已从2013年的10户，发展到现在的146户；农牧村群众年均纯收入更是从2013年的5100元，增长到2019年的11000元。2019年，全村共接待游客138万余人次，文化旅游综合收入8亿元。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盘羊、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多，时不时出现在村头巷尾，但再也没有冒着烟的枪口。

现在，曾经的猎人与猎物在同一片天空下和谐共处。猎人放下了猎枪，而猎物则化作风景的一部分。

11月，甘肃75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次日扎西所在的迭部县早在2018年便实现脱贫。（记者崔朝超、何间）新华社兰州电

## 大别山下的“白领”和“福尔摩斯”们

手指在键盘上跳跃，鼠标不停点击，在记者注视着的不

5分钟内，近50条商品信息在孔珍珍审核下快速划过屏幕。在这个位于大别山脚下的电商扶贫基地内，32岁的孔珍珍是一名商品审核专家。一年前还是留守妇女的她，如今每天处理近万条来自二手交易平台的商品内容。她觉得，如今自己不仅是“白领”，更是在人工智能算法加持下的“福尔摩斯”。

近年来，河南省光山县通过与国内大型互联网平台合作，引入内容审核、人工智能标注等对学历要求不高的新型数字化岗位，不仅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还提升了互联网平台内容的社会治理水平，建立起了数字化“造血”扶贫新机制。

像孔珍珍这样的商品审核专家，光山还有数百位。他们每天和海量的商品信息打交道，拦截违禁商品、侦测非法信息，虽然辛苦，但是却有着“斗智斗勇”的乐趣，收入也大幅提高了。

“比如‘飞天壁画，支持面交’这样的描述，加上一幅壁画的商品图，一般人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但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真实目的是卖酒。”孔珍珍说，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她所在的电商平台禁止二手食品买卖，类似“53度”“贵州香水”这样的商品信息是他们审核的重点。

在人工智能初审的帮助下，存在疑点的商品会被交由审核专家二次审核。一年多来，孔珍珍遇到不懂的，就会主动搜索，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如今，她能在1小时内审核700-800条商品信息，已经晋升成内容审核质检员，收入也涨了。

“下午4点就能下班，赚钱和照顾家人、孩子都不耽误。”孔珍珍说，今年五月她丈夫遭遇事故不幸骨折，现在她每月收入最高时能有七八千元，平均四千元左右，家里收入基本靠她。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内容审核员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互联网社会化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人工智能发展还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机器学习需要更大的样本量，而网络新暗语、图片还在层出不穷。”互联网平台治理高级风险策略专家华茜说。

今年三月，某互联网平台在光山县的审核员们帮助下，整理出了近300个涉嫌发布色情内容的账号，这批账号发布的商品多为吊带裙、丝袜等内衣商品。这些账号看起来既有40岁的家庭妇女，也有刚满16岁的学生，但几乎都使用同一品牌的手机登录。

“从统计学角度，近300个独立个体使用同样的设备登录，是极小概率事件。更大的可能是系统性行为。”协助案件侦办的平台风险治理专家邱林说。

警方介入后，该“黑产”团伙被破获，该团伙通过在国内各大论坛、社交平台、电商社群发布色情信息，诱导网民注册使用色情应用，并牟取暴利。

据统计，过去3个月，在算法与人工结合的审核模式下，孔珍珍工作的二手交易平台拦截疑似违禁商品信息400余万条。该平台计划未来一年内新增300%内容审核力量，其中大量岗位都位于欠发达地区。（记者刘高阳）新华社郑州电